约翰内斯堡 – GAC 与 ICANN 董事会的会议
201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 9:30 - 10:15（约翰内斯堡时间）
ICANN59 | 南非，约翰内斯堡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 事实上，这里的座位会越来越多。所以，请所有董事会成员，包括瑞典成员，都来参加。

[笑声]

包括瑞典董事会成员、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在内，非常欢迎各位与我们齐聚一堂。

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开始了。时间非常短暂。我们已经整理出一份项目清单，试着按通知类、信息类，或需要简单的口头回答或详细的书面答复类，对其进行了分组，我们试着将这些项目放在首位，然后抽出时间探讨其中一些或更多需要深入讨论的项目。

所以，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马跃然 (Goran) 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在这里。我们进行了轻微调整。但我想我们可以——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麦克风关闭]。

施耐德主席： 是的，我明白。几分钟前，我向各位打过招呼。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所以，我想从第一项开始，并向首席执行官致以感谢。我会请凯瑟琳 (Cathrin) 就此发言。谢谢！

凯瑟琳 • 鲍尔-布尔斯特 (CATHRIN BAUER-BULST)：谢谢你，托马斯。同时，也感谢 ICANN 首席执行官和 ICANN 董事会。我是公共安全工作组的凯瑟琳 • 鲍尔-布尔斯特。我在这里。各位早上好。

感谢您在不久前我们进行的关于缓解措施滥用问题的闭会期间通话对话中，提出的非常有建设性的观点。公共安全工作组与 GAC 作为一个整体非常感谢 ICANN 付出的努力，包括关于提供更多指标的具体举措，并更好地汇报为缓解滥用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我们非常期待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继续与您进行对话，并希望有机会在此层面进行定期交流，因为事实证明，这很有建设性并且帮助极大。再次感谢您抽出时间。

马跃然 (GORAN MARBY)： 谢谢！

施耐德主席： 北欧效率。真是惊人。

[笑声]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项。接下来要注意的事项也非常简短。就是，我们很高兴进行了这次通话，它帮助我们在 GAC 意见发

布后的四到五周内增进了对彼此的理解。而且我们仍在努力解决这个事实，即在这次会议不久前，我们收到了董事会对 GAC 咨询意见的书面答复，但就时间而言，这次也已经相当晚了。我们只是敦促董事会——我们都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们越早得到答复，我们就能为此做得更多。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的合作。如果流程方面的任何改进能够促成更早的沟通，我们会十分感激。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消息。

马库斯 • 库墨 (MARKUS KUMMER)：谢谢你，托马斯。我是马库斯 • 库墨。我知道，我们在将答复发送给董事会时已经有些晚了。我们将尽力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

我要再次说明的是，事实证明，电话会议，和我们在发布公报后开展的会议一样，很有帮助。显然，我们需要再安排一次会议。北欧地区将会迎来一些假期。但如果我们预计在 8 月初召开会议，那么我们可以最终确定我们的答复，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下次会议之前提前四周提交。

施耐德主席： 谢谢，马库斯。当然，也非常感谢你付出的努力。

我们这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得到简单且简短的答复。如果不行，我们当然也希望收到书面答复，如果你们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

所以，这只是一个关于流程的问题，董事会要求 ICANN 为考虑流程问题而开发的这一新流程，其实不只是 GAC 的建议，还包括很多人的建议，因而，我们知道你们正在研究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系统，而且你们在测试阶段，或至少你们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当然，这也是我们期待使用的系统。

所以只是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处于哪个阶段？你认为它何时才能就绪以投入使用？谢谢！

马库斯 • 库墨： 我认为答案在于 ICANN 组织。

施耐德主席： 是的，这张表中有 ICANN 组织的代表。跃然？还没好吗？

马跃然： 我没有偏向任何一方，我只是认为马库斯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

[笑声]

因为事实上，是他在告诉我怎么做。

施耐德主席： 这是 ICANN 董事会的网球场。非常感谢。

马库斯 • 库墨： 我认为，我们已经制定了在董事会层面处理这个问题的内部流程。这也与 BGRI 紧密相关。我们的董事会成员也是这个小组的小组成员，他们是董事会答复准备小组和电话会议准备小组的核心。在电话会议之后，它将各种因素汇聚到一起。这将是答案。

但对网站和这所有一切的行政支持不在董事会的控制范围内。我看到欧勒夫 (Olof) 起身。他肯定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而且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史蒂夫 • 克罗克 (Steve Crocker)：我们有流程。下面我将话筒交给主席。

施耐德主席： 他是一个工程师。看起来不错。其实，我在之前的某个时间已经看过它了。

因此，消息基本都是我们对能够使用这个流程非常焦急，我们很感激董事会和组织为了尝试做更多工作、为这所有一切而共同付出的努力，他们使意见的处理对自己、GAC 和每个人都更具有可追溯性。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激的工作。我们只是渴望能够使用它。

是的，跃然

马跃然： 我认为我们会在审核对话期间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执行一种流程，而且我们也在和个别国家/地区进行接触。我们已经开始反思在 GAC 中支持我们所谓的基于事实的讨论的最佳方式。

如果你已经看到，如果你有机会了解外部流程图，你可能会明白，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了解 GAC 内各个国家/地区的需求。因此，加上马库斯正在谈论的问题和这个更具有逻辑性的流程，以确保我们及时得到 GAC 的建议、获得答复并确定机制工作；同时，我们也开始进行更多交流，不只包括对话，还有关于 ICANN 其他部分所发生情况的信息共享。

而且，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流程，因为它表明我们需要稍微改变工作方式，才能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让你知道各类事项在 ICANN 不同流程中的位置。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马跃然。真的非常感谢！

我想我们可以进入下一项了，我想请谷尔顿 (Gulten) 或茱莉亚 (Julia) 放一张幻灯片，以向大家展示我们的想法。

这是我个人经常提出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至少试试这项职能了，完成这个易于实现的目标。

所以，这是一份文件，其实官方文件是另一个，但这份文件看起来和 ICANN 中的大部分或很多 ICANN 文件一样。上面写道“完成 WS2 建议的流程。”

如果再翻一页，你会看到另一个文件——在下一页上。官方文件就在其中。上面写着“草案：隐私和代理服务实施审核小组——GAC 公共安全工作组披露框架。”上周发出的稻草人提案还有一个。我们会经常发现你手中的文件并未指明撰写人、针对的对象、草拟日期或年份，以及内容所属的流程。而且，我和很多其他人都认为，如果 ICANN 认真考虑尽可能简单地向非内部人员和来自有限资源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人员予以包容性，以便其每天都会遵循 ICANN，这样他们就不用一定要看到或内心理解 WS2 的含义，或者他们不知道这是文档的第三个还是第五个或第七个版本，这会非常有助于 ICANN 为文件命名引入一些最低标准，以结构化的方式提供一些背景信息，使人们知道文件所属领域、状态、解决的问题、草拟时间等等。我认为，如果我们没必要推倒重来，基本上我为其工作的其他机构通常都有页眉或页脚或标准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引入这种标准后，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所以，这只是一则提请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注意的消息。而且我们认为让 ICANN 更易于访问、更具有包容性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目标。谢谢！

是的，跃然

马跃然： 非常感谢您让我有机会谈论这个问题。

正如各位所知，我们在董事会中与组织一起向 ICANN 提供具备分类标准的文件管理系统，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它只需要 800 到 1000 万美元。

施耐德主席： 我可以花 100 万美元为你制定一个页眉。我需要大概半小时就可以。谢谢！

[笑声]

我说的不是整个系统。只是页眉和页脚。我很高兴为你做这件事。

马跃然： 谢谢你，托马斯。我们目前在可称之为组织网站的地方有大约 115,000 份文件，我们的流程是试着仔细检查这些文件，对其进行分类，以便各位能一起查找文件，这意味着你不必通过 Google 在我们的网站上查找文件了。

因为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作，这和我们现有的工作不同，我们与组织、董事会以及组织中的主管一起就此进行了很好的对话，但这可能是我们在 ICANN 组织中所做的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之一，所以我不会回避，说这一切都很简单。

所以，我不会认为它易于实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但出于你所提到的所有原因，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当事情彼此联系时，我们必须为人们提供一个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寻找材料的机会。对此，我没有异议。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马跃然。正在尝试并让它具有建设性，如果它像你说的那样复杂，那么我会建议你发布临时决定，使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页眉，它将包括 ICANN 标志、相应选区的标志、对流程的引用、作者姓名、收件人的姓名、日期，以及版本。这可以非常迅速地完成，然后你可以将所有时间用在开发复杂的系统上，这是我对此的理解，但我真的认为有必要采取迅速行动，至少临时如此，然后观察，就像通过赋权社群的 IANA 过渡一样。我们需要从某个地方开始。我们不能事先解决所有问题。开始行动吧。非常感谢。

以上便是这项问题，下面我们开始下一项，我认为它也非常简短，是关于 GDD 峰会，所以我们可以跟随屏幕回到议程项目上。

我们了解到，这些峰会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比方说，用于政策讨论的空间，而你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GAC 如何能够为 GDD 峰会不断变化的年度活动增添价值，以及我们如何互相交流或促成在 GDD 峰会上进行的政策讨论，你不需要现在立刻回答，因为这可能更复杂，但我们对此很感兴趣。谢谢！

马跃然： 我可以给你半个答复，我认为在座的阿克兰 (Akram) 是这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反观峰会中出现的政策讨论，它是面向 GDD 的活动，这意味着可能会在其中讨论政策，就像在人们实际会面的其他活动中一样，但活动并不是关于政策本身。根据现有的流程，ICANN 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一个要指出的重要区别。这些活动并不是为制定政策而设立的。

就这样，下面我会请阿克兰讲述其余部分。

阿克兰 • 阿特拉 (Akram Atallah)：是的。我想为马跃然补充一点的是 GDD 峰会相当于其他 SO 和 AC 的闭会期间，这是缔约方机构的闭会期间，所以他们要聚在一起，处理议程和未来的预期工作，所以我希望澄清一下。谢谢！

马跃然： 最后一点是，实际上并非是我们促进了会议。我们没有安排会议，也没有制定会议议程。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还有人对此有任何问题或意见吗？请阿根廷代表发言。请讲得简洁些。谢谢！

阿根廷代表： 当然可以。谢谢您，主席先生！也感谢董事会与我们一同讨论。

我了解到，在最近的两次 GDD 会议上，对 GAC 的地名使用、sTLD 和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这就是为何我们认为也许一些政府观点可以为讨论增添价值。谢谢！

马跃然： 我不同意社群不同部分之间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你也是这其中的重要一员，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要再次声明——在我们谈到当时的两封信函时，我说过几次——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一种方法，使选区的不同区域之间参与到我们制定的流程中而不打断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我认为这在于——我的意思是，我和我所在的组织都不会参与政策制定流程，但我们有这样的流程——在过渡后，当我们刚进入到这个新阶段时，我们必须处理这个信息流。这是双向的。只是能够向社区的其他区域提供这个选区的情况，反之亦然。至于如何行动方面，我不能立即回答，但我们在内部对此进行了讨论，而且之前我曾说过，我计划回到这上面。在所有 ICANN 会议之间，我与选区的所有不同区域进行了电话会议。我希望托马斯定期与大家分享我在这些电话中与他分享的内容，因为那是我与所有选区领导人进行对话的内容。我的计划是在下一轮电话会议中，开始提出一些关于我们如何行动的建议。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正在努力确保进行信息交流。我们不参与也不试图改变讨论中的任何东西，但我认为您会觉得，正如其他区域所认为的那样，试着根据需要和社区的不同区域，建立更好的信息流动机制，我们可以让它更容易理解。例如，我们处在流程中的哪个位置？已经决定了什么？下一步的讨论是什么？那些在社区不同部分进行的讨论如何影响到你感兴趣的内容？诸如此类。我认为在关于 GDD 峰会的讨论中，实际上是——你告诉我的是，你想更多地了解社区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但你也想分享各个国家/地区对其他区域所发生情况的看法。

我忘记了我的“魔法棒”，所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们会尽力与你一起合作。谢谢！

露丝薇斯 • 范德朗 (Lousewies van der Laan)：大家好！我是露丝薇斯 • 范德朗。也许我只有部分经验来自社区之外。我认为昨天 gTLD 会议进展得非常好。个别国家/地区，当然还有托马斯分享了他们关于更广泛社区的意见，我认为这是确保马跃然所指的对话发生的最有效方式。因为在涉及到董事会时，董事会在政策方面没有任何“简易方法”。

我从荷兰代表的经验中得出的另一个方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这是让你的微型多方利益相关方进行对话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要知道，与可能参加社区其他部分的人们交谈，这是确保

某种共识至少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上建立的好方法，然后这可以再次传播。

我认为，我从在 ICANN 的工作中汲取的关键经验是，我们彼此认识并相互了解是最好且有效的方法。我们不必就此达成一致。这是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自身孤岛外花费更多的时间，我认为这是我们确保政策得以遵守并具有包容性的方法。

施耐德主席： 谢谢露丝薇斯。当然，我也非常感谢董事会所付出的努力，而且马跃然自己也在努力改善对话、确保我们彼此理解，而这并不容易，所以，我对此非常感激，我们都知道改善对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认为这样说是公平的。

如果大家对具体项目没有其他意见，我想开始下一项，我想再次请公共安全工作组的凯瑟琳发言。它涉及数据隐私法规和 RDS。谢谢你，凯瑟琳。

凯瑟琳 • 鲍尔-布尔斯特： 是的。谢谢你，托马斯。我还是凯瑟琳。

我想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天的会议中看到，将于明年 5 月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规章的实施深受关注，而事实上，在此之前，RDS PDP 不会提供新系统，我认为这一点显而易见。

所以实际上，在起草这个议程时，我们想知道 ICANN 作为董事会和组织是否正在计划单独的流程，以查看是否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遵守这些流程，而不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当然，还有查看现有的合同并了解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遵守 GDPR 和其他隐私法。

而且，我们在昨天的 GDPR 会议中已经了解到，已制定了实施单独流程以精确处理这些问题的计划，昨天贝基 (Becky) 还在 GDPR 会议上非常热心地勾勒出了计划轮廓，所以，我们只想代表 GAC 表示，我们非常支持这些举措，并希望从 GAC 的角度贡献力量，以确保公共政策利益也被纳入到此流程中。

施耐德主席： 跃然？

马跃然： 非常感谢，感谢你的帮助和支持，并感谢你参加了我们昨天的会议。

另外，在我们谈到公益团体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在公益背景下分析了新的数据保护法？因为那很有趣。因为我们想听到你的意见，如果这些导致某些方面发生改变，你想做什么。你不必现在回答，但这很重要，因为它可能会改变你在这个群体中所关注的一些事情，而且作为政府，我认为你有必要反思一下。

否则可以看出，你不认为欧洲的数据保护新法规对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有影响，而这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影响。我们对这方面的任何意见都会很感兴趣。你不必现在就回答，但我们可以在之后将它作为一个讨论议题。

施耐德主席： 谢谢！贝基？

贝基 • 伯尔 (BECKY BURR)： 谢谢！也感谢凯瑟琳的参与。

我认为昨天的讨论得到了社区的一致好评。

大家都知道，为了解决 GDPR 可能提出的合规性问题，ICANN 组织已经制定了多个流程，其中一个是我们昨天谈到的通过用户和数据元素语句编译创建排序的流程，我们非常希望 GAC 和公共安全工作组参与进来，从而为用户使用贡献力量。

我认为组织已经与托马斯接触以讨论我们如何让你参与进来，但预计这会非常开放、透明，而且我们真的是在信息收集模式下。

所以，GAC 和公共安全工作组是这方面的关键利益相关方。

施耐德主席： 谢谢贝基。

由于时间的缘故，我会将话筒交给瑞士代表，以快速提出目前已有的问题，关于 IGO 保护的冗长讨论以及与董事会回应哥本哈根公报的记分卡有关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谢谢！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谢谢在座的董事会成员。

这是一个小问题。

在哥本哈根公报中，我们建议董事会敦促正在进行 IGO/INGO 获取保障权保护工作的 PDP 工作组考虑 GAC 对初步报告的意见，而记分卡中的回应是“董事会注意到，GNSO PDP 工作组正在考虑由 GAC 等提交的关于其初步报告的意见。”

我认为这其中有个区别，因为我们要求、请求并建议董事会敦促 PDP 工作组考虑 GAC 的意见，这是在要求董事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所以你会注意到，董事会回答有事情在发生。

对此进行澄清也许会好些。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所以，我认为这个想法是董事会真正向 PDP 发出积极的信号，以适当考虑 GAC 的意见。谢谢！马丁 (Maarten)？

马丁 • 博特曼 (MAARTEN BOTTERMAN)：是的。我很高兴能就此发言。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像红十字会一样，我们积极地促进讨论，我们看到 GAC 提出的问题被认真对待。

所以我们非常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支持对话。我们不是对话的引导者，但在 PDP 工作组中，我们注意到，我们决心继续推动这一讨论。

施耐德主席： 谢谢马丁。

伊朗代表，请简短发言。

伊朗代表： 我简单说几句。“政府已记录”意味着“谢谢，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这是“已记录”。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这很明确。好的。现在，我们还剩下 15 分钟左右，这是我们为接下来的问题预留的时间，当然，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讨论和与董事会交流这个问题。这是第二级别问题上的两个字符的国家/地区代码。

我们之间已经进行过一些交流，所有正如大家所知，GAC 中的很多人仍然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最后 15 分钟内，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讨论并了解在 GAC 和 ICANN 组织之间进行这两次电话会议之后可能的现实后续步骤。

我不会占用太多时间。我看到巴西大使贝尼迪克托 • 丰塞卡 (Benedicto Fonseca) 举手。谢谢！

巴西代表： 谢谢你，托马斯。我还要感谢董事会让我有机会在这次面对面会议中交流意见。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哥本哈根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广泛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进行了两次电话会议。我们感谢董事会考虑到时区差异，而安排了两次会议。

目前还不清楚下一步将是什么。

一个逐渐成型的想法是建立一个任务组，其中汇集 GAC 成员、感兴趣的成员、ICANN 董事会、秘书处和其他团体的其他有关方。

我们认为这也许是提供进一步互动的恰当方式。但有一点，我们需要对董事会就这一建议作出明确的回应。

但是，我想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表明它强调——我认为我们在 ICANN 运作方面面临更深层次的问题。

它强调了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听到董事会的意见，一旦制定了政策，董事会就不再有任何灵活或调整，或者采纳其他建议的空间，因为该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区的意愿。

现在，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我们一方面面临与政府运作方式有关的问题，因为由于我们必须承担的其他职责等因素，我们很难深入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因此，制定政策的过程本身并不适合 GAC 参与，它的设计并不方便 GAC 参与政策制定。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双重困难。

因此，如果政策的制定没有 GAC 的重要投入，而 GAC 不能在流程结束时影响或提供将被重视的意见，那么，我们会遇到问题。我们在这里也遇到了问题。

我认为这个具体问题说明了发生的情况。根据制定的政策，董事会作出了决定，而未考虑 GAC 的重要意见。这导致了具有不可逆转后果的既成事实。

所以，我们身处的情况是有一些进展，而且我们作为政府代表，认为 GAC 在实质上没有一个整体的意见非常重要，但我觉得程序方面存在问题。

所以，我还是认为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希望在前进的道路上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我认为，这也促使我们在系统层面上进行这种反思。我认为这很重要。

一方面——抱歉，发言有些长——我们已经看到，讨论中也提到了这点，有时我们被告知没有国际法、没有国际义务，这样董事会就可以依赖一些国际商定的案文。

所以，董事会必须遵循部分社区制定的政策。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仅仅是站在 GAC 的立场，只是采纳和引入国际上已有的规定，我们就不需要在这里开会，也不需要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

我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作用和意图是引导讨论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考虑在内。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不到我们的作用，只是为了反思在其他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制定新的东西。所以，如果没有明确的机会，或者这个流程不是为此而设计的，那么我认为这就是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谢谢！再次抱歉，我的发言有些长。

施耐德主席： 谢谢巴西代表。

我会在最后针对一般问题补充些看法。但是我想将——因为这与我们听到的发言非常相关。我想先请伊朗代表发言，然后进行下一项，之后让董事会答复两个字符的代码问题。

谢谢，伊朗代表请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你，托马斯。非常感谢董事会。与我们一同讨论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很感谢已经采取的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当积极的，但有一些细节问题要解决。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两项决议。而在其中一项决议案——第 2 号决议中，向首席执

行官指派了三项行动。前两个差不多是行政方面。我们对此没有问题。第三项行动称，如果有不同的支持方法，请将报告返回给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所以，我有两个不同问题。其中一个，我认为不同的方法会更好。我们期待着不同的方法。第二个，如果有支持，支持来自哪一方？GAC 对 45 个国家/地区表示担忧。然后是，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但我不知道你在寻找什么支持，谁在寻求支持。支持来自哪一方？等等问题。他们不提供支持，因为他们对目前的情况感到满意，也就是没有意见、没有咨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对此做出更好的回应，寻找不同的方法，而无论是否有支持或不同。

那么不同方法呢，是的，我并不知道具体的手段，首席执行官如何与 GAC 成员进行沟通，以找出各种方法、途径和方案来采取不同方式，然后从中得出方法。

但我建议，至少临时在发现这种不同方法之前，我们回到 2016 年 12 月之前的情形中。这意味着政府有 60 天的答复时限。如果他们不回答，那就意味着同意。这是最低限度。而这毫无理由地改变了，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在这种支持下，我们想总结下董事会关于 12 月 16 日或 12 月某一天的会议记录，其注明这个决议已经通过，将旧模型改为新模型，以及通过两项决议时的董事会的意见和所有会议记录。我们希望以正式的方式进行总结，以便让我们参与讨论。

但对于临时决议，我们想要求回到上一个流程，60 天的时限，并允许政府发表意见。如果他们不发表意见，那就意味着同意。这是最低限度。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下面是最后一位发言人，请后面的那位先生。您来自布隆迪？是吗？

卢旺达代表： 我来自布隆迪。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卢旺达。

我们很希望与那些对二级两位字符国家/地区代码的结果表示关注的 GAC 成员合作。在上次哥本哈根会议上，GAC 向 ICANN 董事会转达，在下一次 ICANN 会议之前与有关政府进行接触，以解决这一问题，并立即寻找措施，以在这个问题上寻求成功的解决方案，从而在问题恶化之前解决这些国家的担忧。

我们对 ICANN 董事会对此建议的答复深感担忧，因为他们没有按照 GAC 哥本哈根会议的建议，在形势恶化之前，立即作出决定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音频不清晰]。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ICANN 与注册管理机构之间的接触不能解决我们的主要担忧。我们想请 ICANN 董事会采取下一步行动，以就此决议立即制定解决方案。第二，组建专案小组，我们将与该小组共同提出解决问题的最终提案。谢谢主席先生。

施耐德主席： 谢谢！下面请 ICANN 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回应这些请求。谢谢！

马跃然： 我想请阿克兰帮助我回答第一部分。

阿克兰 • 阿特拉： 谢谢马跃然。也感谢 GAC 代表对两个字符代码的讨论。

重要的是回到 ICANN 遵循的流程。政策制定阶段于 2007 年开始。这基本上表明了当新通用顶级域项目启动时两个字符代码的处理方式。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在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的早期阶段，合同多次公开征询公众意见，并最终在 2012 年该项目推出时采纳。

在合同中，缔约方有两种选择，以实际注册二级两个字符的代码。第一个选择是由 GAC 同意。第二个选择是实施缓解措施。

所以在合同中，他们有权以任意方式实际注册两个字符的代码，而我们则花时间制定一套他们必须实施的缓解措施，以便发布两个字符的代码。

因此，注册管理机构仍然可以首先选择获得 GAC 同意以发布两个字符的代码。但他们也可以选择实际实施缓解措施，并在二级发布两个字符的代码。

所以，我们没有取消第一种方法。根据合同语言，这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我只想说清楚这一点。

而且我认为这很重要，我很高兴看到 GAC 参加了昨天的会议。这场会议将就未来版本的顶级域中将采取何种策略而做出决定。所以，GAC 一定要继续参与这些关于地理授权的讨论，无论其是在顶级还是在第二级，并帮助制定政策，以便在将政策纳入到合同中时被认可并且令社区各方均感到满意，这很重要。

下面我将话筒还给马跃然。谢谢！

马跃然： 谢谢！我想谈一谈来自伊朗和巴西的朋友，讨论一下刚才指出的问题，而且实际情况是，我们做出这一决定后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还必须看一下我们是如何进行合作的，以及我们如何与 GAC 办公室进行合作，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各国提供一个契机，以便他们在这个过程的初期就可以理解，一项决定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我想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 GAC 内部造成了各种问题，而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正如阿克兰指出的，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我非常尊重 GAC 成员对相应结果的理解能力，这与选区其他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

因此，我还是认为，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非常高兴能与 GAC 国家展开合作。目前，貌似最受欢迎的主题是任务组。对不起，我想我曾经参与到任务组的组建。但只有我们组建一个小组，与主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其他国家进行配合，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为这种信息流找到一种更好的工作模式，这样才能保证为时不晚。

我要再次重申，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它不会参与到任何过程，也不会介入社群任何部分的任何决策过程。我希望我们的工作可以取得进展，越来越好。只要我能做一些事情——只要我的组织做了任何可以让我们有所改进的事情，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去做。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非常感谢。

我这里有四位要发言的国家，所以请讲得简洁一些。我们从南非开始，之后是阿根廷、伊朗，最后是巴西。请讲得简洁些。

南非： 非常感谢，尊敬的主席。

我想把这一问题和卢旺达和伊朗就这一具体问题发表的意见结合起来。我也想提供一些援助，我希望董事会可以将这一举措容纳到他们的计划中，这对那些服务欠缺的地区而言非常有帮助。

对我们而言，这个计划不应该仅仅是公正的，不应该仅仅是能力建设，而且还需要关注其他的问题，不仅仅只是教育问题，还应该包括目前正以这种高度进行的讨论。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符的国家代码，宣传力度，合作，说到这里，我认为，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该计划又重新得到重视，我会再次重复，是因为我认为我一直都在使用的这个字眼是“包容性和参与。”我认为它可以理清无法回归某些问题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记录显示，我们讨论过这些问题，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其中一些进程在 2007 就开始了。但是，对于那些需要迎头赶上，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些进程一部分的国家而言，您现在启动的这些计划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我还认为，提到这些问题，尤其是欠服务地区，确保计划获得通过，甚至在涉及语言能力方面保证这些项目资源问题得到解决，确保您为这些计划指派的那些人能够卓有成效地与欠服务地区进行接洽，这将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感谢，主席。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看到马跃然举手了。你想回应一下吗？

马跃然：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在欠服务地区一起开展的工作给予肯定。

春天，我有幸亲自参加了这里组织的至少一项活动，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们应该经常回顾一下，看看我们能如何改进这一点。很高兴您能这样说，因为我们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

这只是一种对问题的反思，GAC 的其他成员或许应该了解，我们正在加紧速度解决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当地警察进行关于 DNS 行业的培训，行业运作模式以及我们在行业内需要完成的使命是什么。许多国家对这种做法的需求都在不断上涨。

我们也注意到在欠服务地区开展工作是我们的重心之一。昨天或两天前——ICANN 的会议让我有些时间错乱——我们还宣布了我们也正在进行一些办公室内部结构方面的新的微调，可能算不上世界上最大的变化。但我们在当地正在尝试的做法是，我们从现在起将建立一种更加倾向于以区域为基础的战略，因为我们认识到在世界不同地区推进这一做法其实有所不同，例如，南美洲的要求和非洲或欧洲北部的要求就不一样。

因此，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之一，也就是我们将在秋季进行的工作就是回归到一种更有组织性的计划，例如，我们将在目前定义的非洲地区实施这一计划。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将来的演讲稿寻找素材。这是我们将与利益相关方和其他方面共同开展的工作。我还希望，在我们真正走上正轨前，这一地区的国家最终能够参与进来。

这项工作将永远是 ICANN 的使命，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我们不会，也不愿超越这一范围。但我们将尝试参与我们通常称之为更加倾向于需求驱动型的合作论坛。因此，非常感谢您能对我们将在欠服务地区开展的工作给予肯定。而且，我也很愿意接受建议，来共同探讨如何推进这一进程。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马跃然。

下面要发言的还有伊朗、阿根廷、巴西。你们觉得每人 30 秒的讲话时间够用吗？好的。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如果在瑞士的话，30 秒肯定不够，但如果在其他国家，30 秒足够了，是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尊敬的大使提到了发展中国家和一些 GAC 成员的问题，他们不能参与 PDP。这一点很清楚。而且，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在 2009 年已经提出了一则建议。我在这里问一下，您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以及这个建议有没有被采纳。

我也想借此机会向阿克兰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和我，或者说和我们，和我们伊朗进行的颇有价值的意见交换。我一共收到了 17 封电子邮件，他提供了很多信息。我们有 171 个双字符代码注册。我不认为有任何注册单位采取了第一种方法，也就是联系我们。他们直接采用了第二种方法，这种做法更简

单。然后就可以节省成本。什么节省？节省了谁的成本？这是如何做到的？很难评判。

我认为这样还不够。这种做法应该有一定的互补性。选择第一种做法。如果有问题，就选择第二种做法，也就是节省成本的做法。我们在其他地区都是这样做的。我不认为这种选择不好。

但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就算是现在我们也难以参与 PDP。有时候，PDP 的时间是欧洲时间凌晨 3 点，我是说凌晨 3 点。非常感谢那些能够在凌晨 3 点起床参与 PDP 的人。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有请阿根廷代表。

阿根廷代表： 谢谢主席。谢谢各位代表的发言。我参与了关于双字母代码的两个电话会议。我的感觉是双方都缺乏对形势的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小组，并试图消化所有这些信息，也许还可以更好地传达这些信息。

阿根廷也存在巴西、伊朗、卢旺达和其他同事说明的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巴西代表。

巴西代表： 谢谢你，托马斯。

我会用 30 秒来感谢阿克兰。我想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这样的解释，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对已经发生的状况缺乏理解。我们知道我们有不同的选择可以依靠，董事会可以通过做出决策来引出一个之前没有的替代方案。我认为问题是这种方案是以一种不够透明，缺乏包容性的方式完成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不能要求 GAC 参与政策制定，以此作为影响过程的条件。首先，因为我们的规则并非为这种做法而设计。我们不会要求 GAC 参与政策制定流程。

我们感谢两位为我们提供过早期参与机会的两位地理名称联合主席。但正如美国所指出的，这应该不会是典型的情况。

这种方案的做法是规定 GAC 提供建议。因此，如果 GAC 提供建议，但又没有相关性和影响力，所以我认为我们有缺陷。

在讨论的另一部分，我们有些人表示，甚至为 ICANN 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方式都存在不足。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要说的是，董事会需要走出舒适区。“我已经收到了政策制定方案，自然我会采用这一方案。”的说法听起来

会很舒服。我认为董事会有必要确保任何决定都会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想法。否则，不按照既定的规则考虑这些想法，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了。GAC 的规则是参与到咨询过程。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认为不幸的是，董事会做出的决定改变了之前采用的运作方法，这种模式没有直接的咨询过程，根本没有，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讨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需要在未来避免这个问题。因此，即使我们听到了各种解释，但我们还是会采纳这种方案，在这种方案下，任务组将考察我们未来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明白，在现有 TLD 方面，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大部分协议都是基于 GAC 允许的这些条款签订的，也就是董事会的决策，因此，从根本上看，我们还是会放眼未来，所以我们正在寻找这样一种方案。

但对于十二月份做出的决定，我很遗憾地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它违背了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型。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巴西代表。

马跃然。

马跃然： 对这种情况，我也不否认，但我仍然认为……

首先，我要感谢每个 GAC 国家，而且来自一些来自巴西代表向我反映的情况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帮助了我，那就是在这个会议过程中，以及本次会议之前，就像我们亲爱的朋友卡乌斯所提到的，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与各个国家进行接洽，我们进行了解释、探讨并着重就双字符问题的讨论提供了给定的情境。

我想，我们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我们希望可以保持这种势头，我要感谢过去的三周或四周内与我们进行过探讨的所有国家，还要感谢来自伊朗的成员，因为我——你现在是第三次指出我现在正在讲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必须努力满足各个国家的需要，针对你们的需要和环境，还要考虑信息共享，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感到缺乏信息而感到自己不满足资格要求，或者你们没有能力了解政策工作等社区其他方面发生的情况而停止推进这种模式。

我认为这对双方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即使我不认为我的观点与你们有什么对立，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为你们提供便利，而我真的——我认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下去。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结束你的发言之前，先让我说一句话，然后我们休息 10 分钟喝杯咖啡。

GAC 相关信息。

我想，来自巴西的丰塞卡大使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对越来越多的 GAC 成员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某种意义上说，ICANN 有一个结构性问题，根据章程和制定章程的过程，我们应该向董事会提供有关公共政策的建议，不仅是对国际法的建议，还有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建议，这可能是新的公共政策问题，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们：“嗯，其实，你太晚了，你应该早点来。”

问题是，这些流程的制定方式准入门槛太高，我们使用资源的意义和准入机制还不是很到位，我们没有结构，没有流程，没有资源。

因此，这只是我们在今后几个月里更关注的问题，可能会提出一个更具体的建议。

如果你真的允许而且不排斥，并让 GAC 尽早参与到 PDP 中，这样，他们的包容性就会有合法性，然后我们需要加紧制定 ICANN 3.0 版，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一些改革，也许会在章程方面进行改革，但肯定需要在程序方面进行改革。这是我们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的事情。巴西就提到过这个问题。其他成员也提到过这一点。因此，这才是我们需要开始着手的工作，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材料上的情况和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我认为这会给这个机构的运作带来问题。

史蒂夫，你想回应一下吗？谢谢！

史蒂夫 • 克罗克： 谢谢你，托马斯。

我想我们和你们有同样的感受，对此我感到相当惋惜。我想正如你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有很多方面。

你提到的一个方面是资源，而另一个方面是流程的结构。

我的感觉是，我们可以进行明智的讨论和工作，资源只是次要的问题，而参与过程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要专注于什么能使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

原则上讲，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对过程感兴趣的人，从一开始就参与政策，然后剩下的都是细节问题，当然细节就是一切。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

之后在资源方面，我肯定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

但我有一种感觉，参与方式只是期望和习惯的一种结合，只要稍微关注以下并本着友好的态度，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它需要完整的 ICANN 3.0。当我听到这一点时，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和精力——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我必须说这就是 ICANN 3.0。ICANN 2.0 要回到了 2002-2003 年，要对我们正在做的同样大量的工作区别对待真的很难。

所有，你所说的真的应该是 ICANN 4.0。噢，天啊。

施耐德主席： 我接受这种关于 4.0 的观点。

史蒂夫 • 克罗克： 是的。

施耐德主席： 我说改革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形式主义的官方程序，但有时某些事情可以通过一种比 ICANN 更务实的方式完成，但，是的，我们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继续讨论，但我们注意到，你知道——或者我们认为你们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你们愿意与我们合作，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非常感谢。谢谢！这真的是一次非常好的、坦率的、有益的讨论。所以我们很期待继续进行讨论。

茶歇。谢谢！

所以，我们先休息 10 分钟，喝杯咖啡，然后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休息]